



少林情僧

少林情僧

上

黄天军 著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1992年·牡丹江

——

大明朝顺治年间，正当少林兴盛时期。少林的发祥地——美丽的嵩山，这武术的摇篮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武林精英。他们为我国武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有一年，春天来得很早，嵩山之春分外娇媚，绿树、红花、清亮亮的泉水……少林胜地，那古香古色的建筑群体，在红遮绿掩中，藏金隐玉，吐翠含珠；间或，幽幽的钟声传来，真可为声情并茂，情景交融啊！难怪人们说嵩山少林处处是诗画般意境，确实不假。

某天晨起，玫瑰色的朝霞从嵩山山头铺展开来，染红了千山万壑。有一个中年僧人，走出禅房，追风赶月般奔向了少林寺的藏经楼。正在疾行，忽听身后有人喊他：“喂，师兄，等等我！”中年僧人，收步回头，喝！好一个俊俏和尚，他满面红光，剑眉朗目，眉宇间透出一股逼人的英气。他就是藏经楼住持悟心老和尚的首席弟子——赎园。赎园回头一看，是师弟赎善。不待他搭话，赎善喘着粗气道：“师兄，你急个屁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害得我一顿好追。”赎园见师弟目光睥睨，满口脏话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赎善，你都三十六七岁了，动不动就满口脏话，对一个出家人来说，真是罪过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青菜萝卜。”賤善打趣道：“有辱大和尚耳聾，真是罪过！”賤園知道师弟的毛病，最爱胡扯，要让他扯起来，东家长，西家短，三只蛤蟆六只眼的，没完没了，干脆单刀直入地道：“賤善，你不在悟果师叔那里侍候，跑来追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也想同师兄一道去游山玩水……”

“嘘！小声点，师父就在里边，别忘了，他老人家的听力可是惊人的，十步之外，连针落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走！咱们到那边小树林里谈谈去。”

不待賤園表态，他便连拉带扯地把賤園拉到了树林。

賤園很不情愿地道：“有话快说，师父找我有事。”

賤善收起笑脸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昨晚你跟我说，这回到峨嵋，你要借机游山玩水，我原以为是假的，可我仔细一想，你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。”

“所以你童心再现，想和我一块儿出去野一野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师弟，你还有的是机会，我和你不同，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恐怕今生今世也不能再去游历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等我朝山归来，用不久便要去掌理藏经阁，此阁为少林要地，负责本门武技与佛道经书，不能有所疏忽……”

“真的？谁说你要接掌藏经阁？”

“是师父！他老人家还嘱咐我不得对外面宣扬，因为任命度牒尚未领到，但你是我的师弟，咱们俩情同手足，无事不谈，

“只对你一个人讲了，你可不能……”

赎善一直在静静听着，但神情看来却很惊讶。

“信得过我才会把秘密全盘托出，师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岂会不知轻重，但是我就不明白这跟游玩有何关系？”

赎园瞧着他，发觉这师弟对人情世故不太了解，有时天真得像个孩子。

“我之所以不带队朝山，是因为给你一个磨练的机会。你不能再嬉戏终日，而应该有所作为。你毕竟年岁不小了，好歹要在众长老面前表现一番，让他们来肯定你的才华，不要等到咱们赎字辈的兄弟都得到正果，你仍是‘资深’的和尚，那时后悔已莫及。”

“承蒙师兄训教，我是该收心了。我要好好参悟本门的心经武艺，让那些老家伙对我另眼相看。”

“什么‘老家伙’？对长辈要懂礼貌，记住！敬人者人恒敬之。”

“遵师兄法谕。”

“对了！此行带队正是个考验你能力的时候，待兵如待心，对他们可要谦和点，不要拿出不正经的怪模样，让师弟们笑话，要搬出你严肃的一面，让他们服你。”

“听你的话，他们不好带？”

“也不至于，他们正值年轻，修行尚浅，不足为惧，最让人头疼的是咱们的师长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要我虚怀若谷？”赎善机灵大眼睛眨了一下，道：“要改变形象，此次正是时机……我一定通过他们的嘴为我歌颂一番，好让‘老不死’的们刮目相看！”

“唉！师弟，你的聪明如果用到正路，将来大有前途”

“放心吧！师兄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。这次我会‘巨鱼纵壑’加‘探囊拾芥’……”

“你去吧！希望你能重塑形象，渐入佳境。”

赎园打过一揖，先行而去。

赎善眼观他背影没进藏经阁，嘴角泛起了一丝怪异的笑意。

这种笑与他快活三郎的个性很不协调。

室内寂静无声。

只有一缕香烟淡淡地自佛炉飘起，袅袅四散。

角落的蒲团上坐着一位文弱的僧人，虽已近百，但看上去并不显得苍老。

老僧悟心正默读佛经，看来是个满腹文墨的得道高僧。

桌面上均是佛经，一屋子的书卷气息。

赎园脚很轻，落地无声。

但他刚跨进藏经阁内，悟心大师就察觉到了，语音沉重地道：“赎园？”

赎园在门外——住持室门首，远远站住脚，躬身道：“弟子在，恭问师父圣安。”

住持室内只有悟心大师一个人。他脸色很难看，看来心情不大好。

赎园不敢多说废话，他走进去，立刻恭身道：“是师弟赎善来……”

悟心大师沉默着，就仿佛大雄宝殿中的佛象，但他那只枯经的手，在微微颤抖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长叹一声。

“唉！为师说过不下百次，‘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’，你却不听。”

赎园望着悟心，没敢开口。

他知道师父一生见到的人很多，但凭对方长相即可端倪十之八九。也明白以师父对仁途之淡薄，竟以首座之身份将掌门宝座拱手让人，其心胸之宽广，全少林寺无人不赞。但却不明白师父为什么会不喜欢悟果师叔的衣钵弟子赎善。他曾几次试探，师父总以“休管他人是非”加以制止。

“种什么因，便得什么果。”悟心踱到窗口，望着满山绿意，缓缓道：“佛说长寿灭罪护诸子陀罗尼经中，婴灵这段有何道理？”

赎园沉吟片刻，仰首道：“如来说，世间有五种，忏悔难灭。系：一、杀父；二、杀母；三、杀胎；四、出佛身血；五、破和合僧……如此恶业，罪难消灭，当堕阿鼻地狱，无此休息……”

无论谁听了都会为赎园鼓掌叫好，毕竟他已能将佛经大部修成己果。

偏偏悟心没有喜悦，只是淡淡地道：“此行到四川峨嵋朝山颂经，你勉强可以，但愿我徒仍是一路修行才好。”

赎园双手合十，道：“遵法谕，弟子定当努力……”

悟心挥手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赎园果然一路西行，将沿途山川景色、名胜古迹、风土民情写在随身的旅游札记里。

只不过没有遵师门法旨，沿门托钵而已。

按法游山玩水到蜀中峨嵋是大不敬的，赎园却想反正师弟不会对外人道，也没有理由“摆自己一道”。

他心情轻松，一路行至乐山。

找到一间颇为雅致的客栈，顺便要了一份素斋。

赎园吃得很简单，只一盘青菜和几碗米饭就打发了。

掌柜的消遣道：“看你穿着已是大师身份，吃得可真简单，太扣了吧！”

“出家人一切从简，有热饭热菜可食就足够了，何必浪费呢！”

“大师说的是，不过像你这种客人，我们小店还是第一次接待，这一餐算本店请客，你慢慢用。”

掌柜走出室外，低声叹道：“我的客人要都像这位大和尚，这生意就没法做了，干脆去喝西北风吧……”

赎园听得清清楚楚，对此市井小民无心之言，他不去理会，笑了笑，只顾埋头吃饭。

他吃的虽多，并不快，食物进了嘴，经过一番仔细的咀嚼后再咽下去。

这样，不仅是品尝食物的滋味，又让食物养分吸收。长久的清苦岁月已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，知道食物的可贵之处。

黄幔低垂，人却未睡。

赎园正痴痴地守着孤灯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床很柔软，被单也很干净，他却偏偏睡不着。

至少这儿不象禅房大通铺，到处可见臭虫和蟑螂屎，光是脚丫子就足以熏死人。

他从未失眠，从不知失眠的滋味竟如此可怕。以前，他只要累了，在他耳边敲锣，也照睡不误。今日不然，他虽很累，但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——想着师弟的轻浮及未来……

——想着师父的年岁、身体状况……

——想着自己即将问鼎藏经阁主……

想着想着，他眼睛发了光，突地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
“我怎可有此妄念，我佛慈悲，请原谅弟子无心之过。”

转眼又付：“只有打坐练功才能解我妄念。”

他曲膝一盘，默念“南无妙法莲花经”入定。练了半个时辰，内功已循三十周天。

他突而虎目一睁，付道：“奇怪？气有施展不开之状？”

赎园觉得体内丹田附近有丝怪异，低笑道：“可能斋饭腐败，吃坏肚子，待我运气化解。”

三更。

赎园被一阵箫声吵醒。

他暗道：“哪个人吃饭没事做？半夜还吹箫弄笛，扰人清梦呢……”

箫声不断，竟似“恼人的春风”一般滋扰其心。

赎园心里叫苦不迭。

原来他自丹田以下十分古怪，他扣住丹田之手指，忽而酷热如焚；忽而冻寒如冰。热起来，好似火炉里烧红的铁杆一样，使他汗珠频流直透心肺；冷起来，却觉麻麻冷气直透全身，浑身寒冷刺骨，仿佛冬日卧于冰上。这种感觉竟受箫音牵引。

高忽低，忽冷忽热，不禁令他心俱颤。

赎园立刻翻身落床，想找僧袍里的清心丸，但是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块抹布，僧袍早不知飞到何处。心知上当，只得咬牙练功忍受。

一会箫音停顿，赎园的怪现象立即消失。

他不禁啐道：“缺德！赶快去叫店小二……但是身无衣袍，无法出门？传扬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……”

“哎唷！我怎么被弄昏了头，可以洗个冷水澡呀！先将魔孽冷却，再练功当可消除无边的幻觉与痛楚。”

突然，箫声再度传来。赎园又面临考验，热气一阵阵由丹田上来。他满怀悲愤，恨不得对膺切齿、大吼大叫一番。

赎园不愧少林高僧，一个念头闪电似地由脑海掠过：对方这曲箫声分明有心相试，自己如果心猿意马，按纳不注，必定走火入魔，这比刀剑还要厉害百倍。

赎园浴后，盘膝床头，按着少林派坐功口诀，低声梵唱。

一会工夫，三花聚顶，五心向上，屏定心神，把脑子里的七情六欲完全去个干净。

泥丸宫一股丹田罡气方才慢慢降落，冷热渐消。

可是曲调这时却转奏出一种淫靡之声来。

如姐已媚妩，酒池肉林，玉体横陈……

似西施浣纱，轻歌妙舞，少女娇柔……

又像杨贵妃，后宫粉黛，在宫台面前效作跳霓裳羽衣之舞

……

此时赎园面上隐约泛出一丝笑影。

箫声越来越柔媚，更加令人想到君子好逑，交欢合卺之男

女私事……

赎园脸上笑容已起，如果让外人瞧见，一定会大笑不已的。因为他竟然在狰狞中透着淫笑……

恍忽间，赎园目光已呆痴。

门开了，随即又关上。他已看到仙子盈步摇来，边走边跳着艳舞，还一边在除去身上衣服，至少是她认为多余的透明纱。

赎园看到自己已兴奋的东西，竟然还在抖颤着。他的声音忽变温柔道：“你可是仙女？还是姐己、杨贵妃……”已忘却羞耻，忘记一切……

她也痴痴望着，目光有许多祈许，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两人就这样无言的凝视着，也不知过了多久。

她忽然出其不备地扑入赎园怀里。

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呆子！”

桌上的烛火在跳动，赎园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。

她的胴体是那么柔软，那么温暖，在不停地轻轻颤抖。

他一生从未领略过如此温柔和销魂的滋味。

他虽是个和尚，却是个男人。

她吐气如兰，丝丝热气吹在耳边。赎园缓缓垂头，笨拙的嘴唇盖上她如火的樱唇。

在刹那间，世间万物似已焚化，时间也似停顿。

她颤抖着，发出一阵阵呻吟的喘息。她的肌肤火一般发烫。发髻已凌乱，长裙早已褪落。她紧紧搂着赎园的脖子，急促的呼吸喷在耳际，并用牙齿轻咬耳垂。

赎园整个人都崩溃了。灵魂早已随风而去。汗珠一粒粒流过脸，他紧张得直抖。

他的埋葬了四十年的情欲在这一瞬间爆发了。

本来是最能控制自己的赎园，现在却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烛火在脸上闪动，她的笑靥仿佛是桃花正在开放。

他将她的头发紧紧握在手心里，越搅越紧，几乎想把她拔掉。

但她水汪汪的眼睛里却露出了兴奋和渴求。似乎是说：“你还等什么？”

赎园没有再等。终于证明自己是男人。

屋内只剩下喘息声……

“五月十三人看人”是民间形容大稻集恭迎城隍爷的盛况。大稻集位于川南涪州城中心，以生产上好的稻米和荔枝驰名远近。川人为庆祝城隍爷的圣诞，来自各地乡镇的游艺队伍，从街头蜿蜒到街尾，沿路演出踩高跷、蜈蚣阵、老背少、城隍出巡和美人艺阁等文武民艺，为万民争睹的焦点，热闹场面使大街上石板路阻塞难行。

与大稻集相隔几条大街的巷弄里，有两幢独立的亭亭楼房邻接着一个大羊墟。对称的汉关造型，朱墙斜檐，突出楼阁，框紧花窗，一砖一瓦，古朴有年。羊墟围着竹篱交叉编立，排列有序，上覆茅草，下饲羊只无数和半打官府黄骠骏马，和楼阁呈强烈对比，情趣各异。左边这一幢为涪州驿，右边的一幢是满意赌坊。

看那砖瓦砌成的建筑物，经历史年轮与风雨吹袭，砖颜早

已尽失原有的色泽了。青苔片片，爬满垩壁，驿站门梁悬挂一盏气死风灯——孔明灯，随风摇曳，驿内无人。好日子嘛！人都跑到大稻集看热闹去了，留守的驿使则借尿遁溜到赌坊去了。

灯火通明的满意赌坊，声浪烟海，远远地传来男人粗鲁的喊叫声，下注押宝，开宝催促吼嘶，不绝于耳；风中飘着男性特有的汗酸和烟味，夹杂着羊墟溢出之腥膻，令人作呕。但是奇怪的很，人却挤满整个赌坊。

似乎中国每一个地方，“赌”这门生意，不必靠推销或广告就能吸引人，它和卖淫一样，是门历久不衰的行业。

突然吵闹喧嚣凝结在短暂的宁静中，赌坊两扇门一开，出现象塔一般的巨汉，单手拧着一个象小鸡似的家伙。

“咚”一脚踢到台阶外，临关门还嗤之以鼻道：“麻的皮，小五子！也不放亮你那一对招子，要打坏主意，也不打听打听我黑山的名头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脑筋，今天碰巧大爷手风正兴，要是明儿再给我逮着，我要你吃酸的，喝辣的，真是太便宜你了！”

摔得那半大小伙子，撑着树干，吃力地爬了起来，摸摸头上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拍掉浑身的灰尘。借孔明灯的微光，只见那后生，重眉朗目，仪表人材。他手扶树干，咬着牙，抬起袖口抹去嘴角上的血水，一语不发，却用充满怨气的大眼狠狠地盯着“满意赌坊”四个大字，久久才飘然而退。

“呸！”触目一口浓痰，先前回来的黄云问道：“小五子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驿里到处找不到你！”

“我去一号。”

“当班不当班，上什么一号？咦！小五子，你脸色怎那么难看，是不是又跑去赌了？”

小五子嗫嚅道：“一言难尽，赌输了不说，还被黑山踢了一脚奚落一顿。”

“呸！”又是一口浓痰。

黄云闻听，气愤道：“乌龟王八蛋，欺软怕硬。有种的跟我玩玩，老子找他算帐去。”

小五子急忙拉住辣椒脾气的黄云道：“别闹事！云哥，其实错在我……”

原来城隍盛会，入夜后竟变成赌国盛会。各地蜂拥而来的赌徒、赌棍，其中还加杂一些郎中，都到满意赌坊共襄盛举。

满意赌坊是本州名人黑山所开，今日他盛装在赌桌旁穿梭。他向每一个人都打招呼，用意在于暗中监视赌桌上的状况。黑山正在巡场时，忽然看到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影子。他慢慢度来，往那人身上一拍。不想这一拍，差点让对方掉了魂。

“小五子，怎地有时间来呀？”

“玩两把呀！黑山哥，你也晓得今天实在没有搞头，大好的日子竟要当值。”

“所以借空当之下偷玩一下。”黑山笑完，突而正色道：“大哥单知不知道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别吞吞吐吐，到底知情否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小子胆大包天，大哥单都敢欺瞒，快回驿站去，不然我

可要和他讲了！”

小五子心有顾忌，知道黑山与大哥有份不坏的交情。

“拜托拉！黑山哥，原谅我这次啦！”

“那好，立刻拿钱走人，当班还有时间出来猜整？”

但小五子的脚却象被地球吸住似的动都没动一下。

“怎地！要黑山哥撵你不成？”

“通融一下吗！人家手风正顺着哩！”

没有赌坊老板会愿意赢钱的人先溜。

这种赔本生意没人做，哪怕是一毛钱也舍不得人家带走，黑山忍不住问道：“赢了多少？”

“大概百来两吧！”

“啊！你这小毛头，还真有两把刷子，都玩了什么呀？”

“今晚从头到尾都玩‘押宝’，说也奇怪，今天手真运，像吃豆腐般容易，押大就赔大，押小就赔小，好似赌神眷顾。”

小五子连珠炮一阵乱放，全没瞧见黑山的面孔已经罩上了寒雾。

“好吧！你再继续玩，但是当班还是不要忘记，省得大哥单知道后会嘀咕。”黑山虚情假意，眯起眼睛笑道：“我有事到旁桌看看，你玩你的，可别玩迷糊了，祝你好运！”临走前背着小五子和管桌店家使了个眼色。

旁桌乍时响起一阵牌九声，有好多入敞着大喉咙狂嚣着。

“金四银五小板橙！”

“七七八八不要九来！”

“金枪挂奶绑子！”

“愈小愈风流唷！”

“长山配板橙!”

“点子愈大愈妙!”

小五子脚虽没动,眼神却向那个声浪烟海投去。

“敢情也想来一把?”突如其来的声音,又吓了他一跳。

小五子定眼一看,笑道:“宋帐房,是您呀!”

凡是帐房先生,没有一个不势利眼。

“不是我难道是鬼?”

这一句小五子听来甚是逆耳。

“我还当真是鬼哩!”

宋帐房心里骂道:“小王八蛋!”口里却道:“也想到那桌玩把牌九?”

“想是想,不过……”

小五子是想推两把牌九,但顾忌黑山在那里,说了“不过”之后没再讲下去。

宋帐房却误会了。

“不够,到帐房去先挪借……”

先前的逆耳加现在的误会,令小五子恨恨拿起银子。

“这是什么?笑死人,我手气正顺着,竟被你说得一文不值,闭上你的乌鸦嘴!”说完他也不管对方脸色如何,扭身便钻到“押宝”桌上。

“押十两,买大!”

宋帐房这会的脸,如同抹上一层牛粪,愤道:“十赌九输,我看你嚣张到几时,狗崽子!”

宋帐房两袖一甩,背在后面,悻悻地走回帐房。

说也怪。

小五子再参战后，手风有如倒楣的赌鬼，临门跨出还踩着
一团臭狗屎。

他押小，庄家“吃小赔大”。

他押大，庄家“吃大赔小”。

两边都押，庄家竟会洒出“通吃”。

二十余把工夫，他却连先前赢得加上自己所有，全部输出
去了。

他手上还有最后的一吊钱，仅有的板本机会。

他的眼专注台面的绿绒布，眼睛却已发红，红眼充满血丝
盯着骰子，满肚子“动物污秽”，气愤填胸，恨不得将骰子当“方
炒”吞进肚内。

庄家问道：“小五子，还来不来？”

“不来的的是孙子，买大！”

喊归喊，手里的吊钱却不敢跟下。

旁边有人干笑道：“天桥把式，光说不练。”

小五子狠狠盯了他一眼，只觉得对方笑得不怀好意。

“我下不下，关你屁事！”

“小五子，到底下还是不下，要开了！”

“我等下一把吧！”

“好！开了，吃小赔大！”

小五子一口血险些没吐出来。

平白的一吊钱跑了。

这会儿庄家又喊道：“下呀下呀！下雨般地下！”

围在桌旁的人并不引以为意，反而深觉热闹。

“押大！”